

000

A21

552

列 宁 全 集

第 二 十 三 卷

1916年8月—1917年3月

26466

列 宁 全 集

第二十三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 北新可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张 13 $\frac{1}{4}$ · 插页 7 · 字数 301,000

1953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5,000 定价(四) 1.90元

统一书号 1001·395

第二十三卷說明

第二十三卷包括列宁于 1916 年 8 月至 1917 年 3 月这一时期在瑞士所写的著作。

大部分著作反映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为反对第二国际政党領袖——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分子的叛卖政策所进行的斗争。属于这类文章的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整整十个‘社会主义的’部長”、“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和“告支持反对战争和反对投靠本国政府的社会党人的工人书”等。

本卷刊载了著名的論文“无产阶级革命的軍事綱領”，在这篇論文中，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書关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所叙述的材料，发展了新的理論方針，認為社会主义不可能同时在一切国家內获得胜利，但是可能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內获得胜利，同时也論証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原理。

列宁在“瑞士社会民主党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任务”、“关于战争問題的根本原則”、“論保卫祖国問題的提法”和“保卫中立”等著作中，确定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时期（1914—1918 年）的任务。这些著作占了本卷很大的篇幅。

在“論正在产生的‘帝国主义經濟主义’傾向”、“答皮·基也夫

斯基(尤·皮达可夫)”、“論对馬克思主义的諷刺和‘帝国主义經濟主义’”等論文中,列寧批判了布哈林-皮达可夫反党集团敌視馬克思主义的立場,并且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发展了布尔什維克关于民族問題的綱領。

收入本卷的有列寧在苏黎世青年工人大会上所作的“关于1905年革命的報告”,列寧在这篇報告中对第一次俄国革命經驗作了深刻而全面的總結。

“1917年3月4日(17日)的提綱草稿”、“远方来信”、“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革命中的任务”和“俄国革命和各国工人的任务”等著作,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初期写的。列寧在这些著作中分析了革命中階級力量的对比,指出了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远景。

本卷刊載了第一次編入“列寧全集”的6篇文献。“关于修改軍事問題決議的建議”和“一个社会党生活中的一小段历史”論述了瑞士社会民主党中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时期的斗争。“統計学和社会学”一文証明了民族运动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作用。“給启程回国的布尔什維克的电报”和“給‘民权报’的声明”闡明了布尔什維克在日益展开的俄国革命中的策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国外委员会的决定”是針對孟什維克企图阻撓列寧和布尔什維克回国而作出的。



弗·伊·列宁
1917 年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目 录

第二十三卷說明	V—VI
---------------	------

1916年

論正在产生的“帝国主义經濟主义”傾向	1—10
答皮·基也夫斯基(尤·皮达可夫)	11—17
論对馬克思主义的諷刺和“帝国主义經濟主义”	18—72
1. 馬克思主义对战争和“保卫祖国”的态度	20
2. “我們对新时代的理解”	27
3. 什么叫作經濟分析?	32
4. 挪威的例子	40
5. 論“一元論和二元論”	48
6. 皮·基也夫斯基所涉及和歪曲了的其他政治問題	58
7. 結論。阿列克辛斯基的手法	71
无产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	73—84
一	73
二	77
三	80
遇到三棵松树就迷失了方向	85—86
給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的賀詞	87—91
論“废除武装”的口号	92—192

一	92
二	94
三	97
四	99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	103—119
在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的講話(1916年11月4日)	120—123
論单独講和	124—132
整整十个“社会主义的”部长	133—135
瑞士社会民主党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任务	136—147
一、对战争和一般资产阶级政府的态度	137
二、物价高涨和群众不堪忍受的经济状况	138
三、特别迫切的民主改造及政治斗争和议会制度的利用	141
四、党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当前任务	142
五、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任务	146
瑞士社会民主党对战争态度的提綱	148—150
关于战争问题的根本原則	151—160
論保卫祖国问题的提法	161—162
青年国际(短評)	163—167
为机会主义辯白是徒劳的	168—171
齐赫澤党团及其作用	172—176

1917年

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	177—196
第一篇(或第一章) 世界政治的轉变	177
第二篇(或第二章) 考茨基与屠拉梯的和平主义	181
第三篇(或第三章) 法国社会党人和工团主义者的和平主义	187

第四篇(或第四章) 十字路口的齐美尔瓦尔得	192
給波利斯·苏瓦林的一封公开信	197—207
告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和各国社会党書的提綱	
草稿	208—220
給維·阿·卡尔宾斯基的信	221—223
給伯尔尼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委員沙尔·奈恩	
的一封公开信	224—233
告支持反对战争和反对投靠本国政府的社会党人	
的工人書	234—241
关于 1905 年革命的報告	242—259
十二条綱要(馮赫·格雷利希对保卫祖国的辯护)	260—266
保卫中立	267—268
世界政治的轉变	269—277
統計学和社会学	278—285
前言	278
民族运动的历史情况	278
第一章 略談統計	280
一	280
二	284
臆造的还是真实的泥潭?	286—290
关于修改軍事問題決議的建議	291
一个社会党生活中的一小段历史	292—296
1917 年 3 月 4 日(17 日)的提綱草稿	297—301
給启程回国的布尔什維克的电报	302
給“民权报”的声明	303

远方来信	304—350
远方来信。第一封信。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	304
远方来信。第二封信。新政府和无产阶级	317
远方来信。第三封信。論无产阶级的民警	328
远方来信。第四封信。如何爭取締結和約?	341
远方来信。第五封信。革命的无产阶级国家机构的任务	348
告被俘同志書	351—357
俄国革命和各国工人的任务	358—362
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革命中的任务	
(自拟报告摘要)	363—369
共和派沙文主义者的詭計	370—37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国外委员会的决定	374—375
給瑞士工人的告別信	376—383
注释	384—410
列宁生平事业年表	411—416
譯后記	417—418

插 图

弗·伊·列宁象(1917年)	VI—1
1917年3月22日(9日)列宁“远方来信。第二封信。	
新政府和无产阶级”手稿第1頁	318—319
1917年“告被俘同志書”传单第1頁	353

論正在产生的 “帝国主义經濟主义”傾向

1894—1902年的旧“經濟主义”曾发表过这样的議論，說民粹派已被駁倒，資本主义在俄国已經取得了胜利。这就是說，不必再去考虑政治革命了。实际結論是：或者是“工人搞經濟斗争，自由派搞政治斗争”。这是向右跳。或者是以总罢工代替政治革命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向左跳，这是90年代末期一个俄国“經濟主义者”在他所写的一本現在已被人遺忘的小册子¹里提出来的。

現在新“經濟主义”正在产生，它也有类似的两跳論：“向右”——我們反对“自决权”（即反对被压迫民族爭取解放，反对同兼并作斗争，——这一点他們还没有想到或者沒有談到）。“向左”——我們反对最低綱領（即反对为改革和民主而斗争），因为这是同社会主义革命相“矛盾”的。

自从这种正在产生的傾向在某些同志面前，即在1915年春天伯尔尼會議上暴露出来以后，已經过去一年多了。幸而，当时只有一个遭到普遍反对的同志直到會議結束时还坚持这些“帝国主义經濟主义”的思想，并且用特別“提綱”的形式对这些思想作了書面的表述。当时任何人都沒有同意这个提綱²。

后来还有两个人³同意这位同志的反对自决的提綱（他們沒有

意識到，這個問題同剛才所說的“提綱”的一般立場有密不可分的（聯繫）。而1916年2月的“荷蘭”綱領⁴在“國際社會主義者委員會公報”第3號上一出現，便立刻顯露出這種“誤解”，因而又促使原“提綱”的作者不是針對一個什麼“個別”條文，而是全部地恢復他的“帝國主義經濟主義”。

絕對有必要反復警告有關的同志，他們已經鑽到泥坑里去了，他們的“思想”無論是同馬克思主義或者是同革命的社會民主運動都毫無共同之處。再把問題“隱瞞”下去是不可饒恕的，因為這就等於助長思想上的混亂，並且使這種混亂向最壞的方面發展；言不由衷，鬧“局部”糾紛，發生“摩擦”等等。相反地，我們的責任是無條件地和堅決地主張必須仔細考慮和徹底弄清已經提出的問題。

“社會民主黨人報”⁵編輯部在關於自決的提綱^①（用德文刊印，與《Vorboten》⁶第2期中的版樣相同）中，特意用不涉及個人的然而極其詳盡的形式把問題提出來，特別強調自決問題同爭取改革和爭取民主這個一般問題的聯繫，同不能允許忽視政治方面等等這個一般問題的聯繫。原提綱（“帝國主義經濟主義”）的作者，在他對編輯部的自決提綱所提的意見中贊同荷蘭綱領，這樣他本人就特別清楚地表明：自決問題決不象代表正在產生的這種傾向的作者們所提的那樣，是一個“局部的”問題，而是一個一般的和根本的問題。

荷蘭人的綱領，是齊美爾瓦爾得左派⁷的代表在1916年2月5—8日召開的伯爾尼國際社會主義者委員會會議上收到的。這個

① 見“列寧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2卷第137—150頁。——編者注

左派的任何一個成員，連拉狄克也不例外，都不贊成這個綱領，因為它是亂七八糟拼湊起來的，其中包括象“剝奪銀行”、“廢除商業稅”、“取消上議院”等等這樣的條文。齊美爾瓦爾得左派的全體代表一致地、三言兩語地——甚至沒有發言，只是聳聳肩膀——就把這個顯然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荷蘭綱領放過去了。

1915年春天擬訂的原提綱的作者很喜歡這個綱領，他說：“我實在也沒有什麼好談的了”（1915年春），“荷蘭人想得很周到”，“他們在經濟方面，剝奪銀行和大生產”（企業），“在政治方面，成立共和國等等，這完全正確！”

其實，荷蘭人並不是“想得很周到”，而是提出一個完全沒有經過考慮的綱領。俄國倒霉的地方就是，我國某些人在最新的傑作中所抓住的恰恰是這種沒有經過考慮的東西……

1915年提綱的作者認為，“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自相矛盾，因為它“自己”在第8條（“具體任務”）中，已經提出了“剝奪銀行”，甚至还加上“立即”兩個字（和“專政措施”）。1915年提綱的作者，回憶起1915年春天伯爾尼的爭論時，不滿地喊道：“為了這一點我在伯爾尼挨了多少罵呀！”

這位作者忽視了同時也沒有看到一件“小事情”，就是“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在第8條中明明分析了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社會主義革命已經開始。在一條中寫道，那時就要“立即剝奪銀行”等等。第二種情況是社會主義革命沒有開始，那時就要等一等再談這些好事情。

因為前面所談的那種社會主義革命現在顯然還沒有開始，所以荷蘭人的綱領也就是荒謬的。而提綱的作者在“深入地”探討問題時，卻又犯了（“每次都在同一場合”……）他過去的錯誤，把政治

要求(如“取消上議院”?)变成“社会革命的政治公式”。

整整一年踏步不前的作者，又犯了他过去的錯誤。这里是他倒霉的“关键”所在：他不能了解这样一个問題，即怎样把已經到来的帝国主义同爭取改革的斗争，同爭取民主的斗争联系起来，也正象已經寿終正寢的“經濟主义”不善于把已經到来的資本主义同爭取民主的斗争联系起来一样。

由此，也就产生了对民主要求在帝国主义条件下“不能实现”这一問題的极度混乱思想。

由此，也就产生了当前、現在、目下以及永远对于一个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容許的(只有出自工人思想报派的“經濟主义者”之口才是适当的)忽視政治斗争的言論。

由此，也就产生了那种从承認帝国主义存在“墮落”到替帝国主义辯护的劣根性(正如已經寿終正寢的“經濟主义者”从承認資本主义存在墮落到替資本主义辯护一样)。

如此等等，等等。

1915年提綱的作者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关于自决的提綱所提的意見有很多錯誤，要分析这些錯誤的全部細節是不可能的，因为每句話都不正确！根本不能写几本小册子或著作来答复这些“意見”，因为“帝国主义經濟主义”的发起人整年都踏步不前，一味不想关心周密地完整地說明他們所說的“我們的意見分歧”的問題，而关心這個問題是他們对党的直接义务，如果他們想严肃地对待政治問題的話。

我只能簡單扼要地指出，作者怎样运用他的基本錯誤，或者說作者怎样錯上“加錯”。

作者認為我自相矛盾，因为1914年我(在“启蒙”杂志⁸上)曾

經写道，“到西欧社会党人綱領里去”^①我自决是荒唐的，而在1916年我又說自决是特別需要的。

作者沒有考虑一下(!!)，这些“綱領”是在1875、1880、1891年写的！⁹

下面按照(“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关于自决的提綱)各条談一談作者所提的意見：

第1条，作者还是抱着“經濟主义者”不乐意观察和提出政治問題的心理。因为社会主义将为政治上消灭民族压迫打下經濟基础，所以我們的作者不願意表述我們在这方面的政治任务！这簡直是可笑的！

因为胜利的无产阶级并不否認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会发生战争，所以作者不願意表述我們在民族压迫方面的政治任务！！这一切都是完全违反馬克思主义和邏輯的例子；或者說是“帝国主义經濟主义”基本錯誤的邏輯表現。

第2条，反对自决的人被一些“不能实现”的借口弄糊塗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向他們說明了“不能实现”可能的两种意义和他們在两种情況下所犯的錯誤。

1915年提綱的作者，甚至不打算提出自己对“不能实现”的看法，也就是說，一方面接受我們的說明，即在这里有人把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了起来的說法，一方面繼續加深这种混乱思想！！

他把危机同“帝国主义的”“政策”联系起来，我們的政治經濟学家忘記了，危机在帝国主义以前就存在！……

編輯部解釋过，說自决在經濟上不能实现，乃是一种糊塗思

① 見“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0卷第406頁。——編者注

想。作者沒有回答，沒有說明他認為自決在經濟上不能實現；他退出了值得爭論的地方，跳到政治方面去（“還是”不能實現），尽管編輯部已經清清楚楚地向他說明，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共和國在政治上也和自決一樣，是完全“不能實現”的。

作者在這裡逼得無路可走，又“跳”了一次：他認為共和國和全部最低綱領僅僅是“社會革命的政治公式”!!!

作者放下他對自決“在經濟上”不能實現的辯護，而跳到政治方面去。他把政治上的不能實現又搬到關於全部最低綱領的問題上去。這裡除了“帝國主義經濟主義”的邏輯以外，既沒有一點馬克思主義氣息，也沒有一點邏輯。

作者想悄悄地（他本人並沒有考慮過，沒有拿出過任何完整的東西，沒有用功夫草擬自己的綱領）拋棄社會民主黨的最低綱領！他整年踏步不前，並沒有什麼奇怪！！

關於同考茨基主義作鬥爭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局部性的，而是現代的一個一般的和根本的問題：作者沒有理解這個鬥爭。正如“經濟主義者”把反對民粹派的鬥爭變成了對資本主義的辯護一樣，作者也把反對考茨基主義的鬥爭變成了對帝國主義的辯護（這同第3條也有關係）。

考茨基主義的錯誤在於，它在非用革命方式不能提出要求的時刻竟用改良主義的方式提出了要求（而作者誤以為考茨基主義的錯誤，就在於一般地提出這些要求，正象“經濟主義者”把反對民粹主義的鬥爭“了解”為“打倒專制制度”就是民粹主義那樣）。

考茨基主義的錯誤在於，它使正確的民主要求向後退，退向和平的資本主義，而不是使民主要求前進，向社會革命前進（而作者誤以為這些要求是不正確的）。